

叩问人生情归何处

何双及文选

何双及 / 著
华艺出版社

世事沧桑心事定

东边日出西边雨

我与盘锦

文坛风景线

红樱桃绿芭蕉

啄木鸟与猫头鹰

大鸟默默不语

瑕可掩瑜

千古回音

雪祭

飘不走的绿云

人生还右人生还左

黄花解读

人与自然人与自然

无盐的晚餐

美丽的他美丽的她

何双及文选第四辑

人生张力

(散文 杂文 论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双及文选/何双及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2
ISBN 7-80142-121-3

I. 何… II. 何…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N.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154 号

何双及文选

何双及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扬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33.125 印张 888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80142-121-3/I·076

定 价: 120.00 元 (上下卷)

世事沧桑心事定

—

5月19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践约赴冰心家。陈大姐早就在客厅候着，她取出装在信封里的一份题词交给我。

题词是写在一张16开宣纸上的，字迹娟秀工整，在署名与时间之间的空白处盖有冰心的一方篆刻朱红印章。词曰：

愿

文艺之花，永远在矿工心中开放。

敬贺

中国煤矿文艺创刊。

望着这线条流畅、格式讲究、用笔自如的题词，我惊奇了半天。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93岁高龄老人之手。

我见过不少名人迟暮之年的题词，但大多数笔墨不清、字迹潦草，一眼就能看出是手发抖时的产物，能写出象冰心如此工整的字，确实并不多见。

正在我惊叹之际，冰心老师从洗漱间走出来，她专注地推着一辆带有滑轮的小车，吃力地走向卧室。我想上前搀扶，陈大姐示意不要，她说冰心是只要能动弹，决不让任何人帮忙的。她还说冰心的书信往来，看文章，一切在我们看来需要别人代劳的事，都执意要自己做。

冰心坐定后问我：“双及，你看到了吗？”她指的是题词。我说：“看到了。冰心老师，我再次谢谢您啦！”她摆了摆手，说：“不用。”我还想对她说点什么，但有医生来给她做按摩，只有恋恋不舍地道别了。

冰心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大好，心脏有病，双腿也不灵便。她的外门上，始终贴着“医嘱谢客”几个字。《中国煤炭文艺》创刊在即，该编辑部的程豁同志委托我请冰心老师题几个字，5月12日上午，我去看冰心时提起了这件事，冰心立即答应下来。她说：“我对煤矿工人的感情很深，我还下过矿井哩！不过，题词要容我静下来写，要写好，写好就通知你。”15日，我就接到了电话。说题词写好了，让我去取，于是19日我便取回了。

二

程豁同志让我请冰心题词的同时还邀我写点关于冰心的文字。但看了冰心的传记以及大量的关于她的事迹的报道后，真不知如何下笔。“去写别人写过的，那是炒冷饭”，这正是冰心曾教导我的。那写什么呢？“要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也是冰心曾教导我的。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世界著名哲学家康德的一件事。

康德晚年重病在身，双目几乎失明。一天，一位客人拜访他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由于过分虚弱，身体有些颤抖，口中喃

喃喃自语。过了好一会儿，客人才弄明白：康德坚持要客人先入座。客人坐下后，康德才慢慢坐下来。康德说：“人道之情现在还没有离我而去呢。”两个人都为之动情，几乎潸然泪下。这在常人看来，不过是个礼仪而已，但对康德来说却有更深刻的含义：人对自我承认和自我强加于自身的自豪感及自我意识。这正表达了他的那句传世名言含义：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康德强调的，是人所独具的主体性，也就是人在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之时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尊严。从我见到冰心吃力地推动车子的一刹那间，我就有了这样一种感受——她以积极乐观进取和昂扬的振奋精神在抗拒疾病，拼搏衰老，同时，也在这“抗拒”、“拼搏”中高扬着人生的价值。我爱冰心，就是爱她从少年一直保持到暮岁的这种崇高的主体性。

三

曾采访当代一位著名的美学家。他谈起他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影响的人物时，只举出鲁迅和冰心两人。他说：“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心、情意给我以温暖和慰藉。”

半个世纪过去了，冰心依然如此。她的爱心给了无数小读者、大读者，也给了她的同龄人。1982年6月10日上午，她特意打电话给刚从上海回京的吴泰昌同志，详细询问巴金的情况。吴泰昌当时很纳闷，她女儿吴青不是刚从上海返京、见过巴金了吗？怎么还要再问？但打过电话后才知道，冰心需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比方说，巴金给人送书是不是自己包扎写地址；家里的取暖设备是否得到改善……这真有点象杜甫说的“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了。

冰心爱人民、爱国家、爱孩子，不只是用笔写出精美的文章，而且也用自己的劳动报酬去奉献；

“文革”中，她还戴着“黑帮”的帽子，当听说修建成昆铁路急需资金时，她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多年的存款；

安徽、江苏遭了大水灾，她捐款1万元；作协评“儿童图书奖”，她自动捐献2万元；1992年，她又为“希望工程”捐款1万元；

……

有人劝她说：“你的钱来之不易，不过是工资和稿费的积累，还是为孩子攒着点吧。”她说她早就教会了孩子们自力更生，靠自己，不依赖别人。她满意孩子们个个都自立、有出息。

1989年，我将自己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挑战》连同198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皮大将进京记》送给冰心。冰心看后说：“送我书的人很多，将来我都要献给国家。”冰心希望那些书能发挥作用，使更多的人阅读。

四

“冰心爱什么花？”

“冰心爱玫瑰花！”

“冰心喜欢吃什么水果？”

“冰心喜欢吃香蕉！”

“冰心常穿什么衣服？”

“冰心常穿中式大襟衣服？”

“冰心宠爱什么动物？”

“冰心宠爱猫！”

“冰心爱读什么书？”

“这——”

“冰心喜欢什么诗？”

“这——”

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当谈起冰心，常常涉及她的日常生活，为此也就引出了以上一系列的对话。对于前者，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共识，但要确切地判断后者，也就难回答了，也许是因她的博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的缘故吧。

我想她是爱读《庄子》的。其原因是：我第一次见冰心时，她正在读《庄子》；后来又有一次，我仍看到她读《庄子》。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著名经典作品，它的浪漫想象、热烈情感、鲜明个性恐怕是《楚辞》之外再没有与之比肩的作品了。更重要的是，庄子那厌弃人世一切丑的后面恰恰是对能与永恒存在的自然本体境界之美融为一体灵魂的惊愕、爱和拥抱。冰心也是这样，不过她把庄子的“荒唐之说、悠谬之言、无端崖之词”变为从容不迫、细腻清新的呢喃絮语；把自然的本体转为雍穆和平如大海般深情的伟大母爱……“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的哀求/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有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寄小读者·通讯10》）”读冰心的作品，我悟出：她爱读《庄子》，大概是因为庄子指向自然的审美理想可以转化为她指向心灵的镜子中对称形象的缘故。

冰心家的客厅墙壁上挂着由她自己选定而请著名学者梁启超书写的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的两句诗的联语，全文为：

冰心女士定庵句索书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按联语所书时间推算，是1925年4月8日的事，冰心当年25岁。现在，冰心已93岁高龄，仍在客厅里悬挂着这幅字迹遒劲、线条流畅、骨力追风、结体深永的联语，可见她爱的深切。这幅联语伴随着冰心度过了68个春秋岁月。在这人生的旅途上，曾有顺境也有逆境，曾有平凡也有非凡，曾有黯淡也有辉煌，但无论何时何地何情，这两句诗似乎是她人生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座右铭。68个春秋岁月，好漫长好艰难呀，但这两句诗恰恰是对她的评价、鉴语——当年，风度翩翩、神采飞扬的女大学生高举着“小橘灯”给小读者“照明”；如今，将近百岁、疾病缠身的暮年老人，仍为祖国，为人民，为文学忙碌着……

冰心爱海。

冰心就像海。

……我这里的东鳞西爪，只不过是冰心大海中的一滴。但我力求使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达到滴水见大千，须臾有终古的内蕴，至于那些完全陌生的，我严遵维特根斯坦的箴言：对不可言说的，就应保持沉默。

（载《中国煤炭文艺》创刊号）

我与盘锦

我说我是盘锦人，那金浪滚滚的稻田，黑浪涛涛的油田，在我的记忆底片上永远是清晰的，鲜艳的，活泼的。盘锦很辽阔，一望无际。远处地平线上的隐隐山影、绰绰树林以及到处飞扬着苇花的大芦荡无不充满着诗情画意。我说我是盘锦人，虽然已经远别近二十年，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一听到“盘锦”这两个字，我就会心跳加剧，血液在体内如沸水似的奔腾。我的老家在复县，那里有全国驰名的苹果，但没有稻米；那里有全国最大的纺织厂，但没有油田。长年进食苞谷的人，一旦一日三餐有白米饭，那是一种怎样的惊喜！由整日听着机梭沙沙声变为听着钻井的隆隆声，那是一种怎样的惊奇！我一踏上盘锦这块土地，就到处找我熟悉的山峰、丘陵、那怕是一个小山包，一条小山沟。但处处是洼地，上面泛着白色的碱，连见到块石头都是奢侈。房子建在洼地里，工厂建在洼地里，学校建在洼地里，商店建在洼地里，于是，那洼地矗起了一座小镇，矗起了一座县城，矗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我说我是盘锦人，那白色的米饭，黑色的石油及在洼地里冒出的神奇一起嵌进了我的生命里，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如同忘不了故乡一样忘不了她。

我讲着关于盘锦的故事。关于解放前张作霖在此挥枪跃马发

迹的故事；关于文革时，一些知名学者、艺人在这里“流浪”的故事；关于辽河水泛滥，人们抗洪救灾的故事；也讲着关于我的故事：一个人去爱，是件麻烦的事；一个人被爱，更是一件麻烦的事。1976年，身为新华社国际部记者的先生，不顾在天子脚下工作的那份幸福，不顾做新华社记者的那份荣光，只身来到盘锦，为人夫，他要尽责任，为人父，他要尽义务。当我携女到盘锦与他阖家团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次要付多么大代价的选择。爱是不顾一切的，但爱却能葬送一切。真的，他几乎丢掉了专业，我几乎丢掉了工作。当两只爱恋的鸟双双落巢在一间刮风即晃，下雨即漏的房子里时，已无法再进行第二次选择，只有面对。我曾为了一本供应粉丝、香油的副食证到处讨要，先生曾为购得一吨煤跑伤了腿……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年代，很多正常的事都变得不正常。真得感谢盘锦这块水足、土肥、阳光灿烂的自然环境！我拼命地到芦苇荡中割草，养了几只兔子；又拼命到田埂上挖菜，养了一群鸡。这草、这菜，不！这兔子、这鸡，才使我正在长身体的女儿最终没有长成个大脑袋、小细脖、佝偻腰、麻杆腿的模样。

我讲我的故事！我发现我讲关于我的故事时，常常招来一些人复杂的目光。有的竟公开说：“你很会编故事，不愧是个作家。不过编得有点天方夜谭，无法让人相信。”我知道我不能让所有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对我的故事感兴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过去生活难免频频回首，难免耿耿于怀的。记忆中，难得寻味的，常常是那些困苦艰难的日子。

我的日子很困难。不知上帝是感动于先生的“爱情至上”还是愤怒于先生的“爱情至上”，1978年，却让他这个在大学学外语的人，以全国基础课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生。重返北京的时候，他说：“说实话，没有我的日子，你能不能挺住？”我说实话：“不知道。”命运的“密码”如果往后看，

倒是昭然若揭；如果往前看，是没法子破译的。有先生的日子尚且如此，没先生的日子还用问吗？但我别无选择，必须坚决地为他送行。因为聚是爱，别也是爱——如果你爱鸟，你就放它飞；如果你爱鹿，你就放它行。

屋子又漏了，连房梁也“咔嚓”断了。不但砸碎了玻璃也砸坏了柜子。我紧紧地抱着恐惧得睁大了眼睛的孩子，自己的恐惧并不亚于孩子。先生原单位一位名叫王建成的年轻人来了，扛着一根新梁。他很快把房子修好，他是一位会开汽车、会修锅炉、会做木匠活儿的摄影记者。

秋天，家家户户忙着储存大白菜。当我还没弄懂如何去买，如何去运的时候，还是先生原单位郭学成部长，已派王丽娥大姐和她丈夫宋大哥把菜送到了家。

冬天，滴水成冰，和孩子一同感冒了。我单位的领导贾文博领着科里的其他同志到家看望，一进屋，他们愣住了：在盘锦，冬天哪有不生火炉的？他们一起动手通炕道、搬砖头、砌炉子，没用半天，我的小屋已温暖如春。

那日，孩子扁桃体发炎，发着高烧，大夫令其住院。可是病房里刚死去一位患者，晚上又赶上停电，茫茫黑夜中，我又急又怕，守着昏睡的孩子浑身发抖。这时，我单位的又一位领导郭茂令领着妻子来了。他们带来了蜡烛和火柴，陪我一直到孩子退烧出院。

星期天，爱和女儿一起睡懒觉，每次都是被来看望我的学生们唤醒。他们或给女儿带来一只小鸟，或给我送来一盆花，在我这玩上半天，吃一顿便饭。他们只不过是些中学生，并不深谙人情和世故，但他们的家长说：“何老师先生不在家，她很劳累，你们去看看，有活帮着干干。”于是他们就来了。

.....

先生每周两封信，一月一次长途电话，我回信回电必不可少

的一句话是：“没有你的日子，我挺得很好。”这得意的一个“挺”字，包纳着我的一段多么特别的经历啊！这一个“挺”字，是和盘绵人的大度、宽厚、无私、助人的品格、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我离开盘绵之后，不止一次地想回去看看，我想写一写带油性的白米饭，写一写闪着光亮的黑石油，写一写四面环水我曾住过的小屋，写一写我认识和我认识的盘锦人。出差、探亲，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就在我即将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又将脚缩回来。火车呼啸而过，盘锦新竖的井架，新开垦的良田，新建起的高楼大厦也呼啸而过。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绪，什么情结，一片求近之心倒弄成疏远之意。也许我与先生漂泊到这里的动机并不伟大和崇高？也许我与先生在这里并没有留下豪迈和壮举？很快我就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就是我回到了故乡，见到了亲人，也不曾有见到盘绵时那样的百感交集。旧地重游并非一件易事。那是要翻动炽烈情感的，那是要翻动蓄集的泪水的。我很脆弱，我怕自己要承受不了的。

我是因为阖家团圆而认识盘锦的，而恰恰是在盘锦度过了5年两地分居的生活。命运很有讽刺意味地与我开了个大玩笑。一个女人领着孩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生活，尽管有领导，有同事，但也难免孤寂。父亲来信，小心翼翼地说：“你还是拿起笔创作吧，这世界只有作家耐得住孤独和寂寞。”

不知为什么，父亲执著地认为他的小女儿能当个作家，于是打从小就给她满脑子灌唐诗、宋词、元曲、《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他背诗，也让小女儿背，他创作也让小女儿写。他的作品发表了，却不无忧伤、惆怅地想：小女儿怎么写不出一个字？他并不知道，小女儿那时有多么野！一天有18个理想：一会想当地质学家，拿着铁锤满世界地敲，敲出一座座金矿来。一会儿又想当天文学家，想把天上星星的秘密一个个揭穿。一会儿

又想当个医学家，让那些为长着单眼皮而痛苦的女孩子都变成双眼皮……小女儿没有想过当一名教师，因为祖先何大川曾因教皇学而被贬，她感到耻辱。小女儿从来也没想当一名作家，因为父亲曾因写诗而被审查。但阴差阳错，小女儿从17岁就教学，教小学、教中学，后来又教师范、教大学。她崇尚授业、传道、解惑的这份神圣职业。但她到而立之年，仍然拒绝当作家。她心中有一片阴影：仅在二十世纪中，就有文人特拉克尔，杰克·伦敦，恩·托勒，斯·茨威格，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宋湘，老舍等数人自杀。但小女儿接到父亲的信后，却说：“我试试看。”她真切地感到孤寂往往比死亡更可怕。

在这之前，实际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只不过像日记一样偷偷留给自己看。那不能叫创作，只能叫“记录”，就像一个管家婆记收支的帐。有了试试的想法后，就把那“记录”寄出了几篇，不想竟发表了，竟转载了，竟获奖了。这倒有点天方夜谭，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同年，全国轰轰烈烈搞起人口普查，文化馆要配合这一中心出一期专刊。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阎墨林老师向我发出邀稿信——这是我第一次接到邀稿信，第一次真正的创作。自从我进入了那一次的创作之后，创作所包容的幸福和痛苦，迷惘和清醒，梦幻和现实就深深地镂刻在我的心中，我感受到：创作，绝不是玩！她像一座美伦无比、神圣至尊的神，你必须用生命去膜拜她，崇敬她。当带着墨香的专刊送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那是我到盘锦后的第一次流泪。心酸楚得不行。十年来，我有无数次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收获，2部长篇小说，1部长篇报告文学，3部理论著作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学术论文约300万字的发表，再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如此动情过。第一次！第一次的创作和收获，如同第一次入学，第一次走上讲台，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做母亲！在冥冥之中，我感悟到了“人生追求”的奥妙和它

的真谛。

几年后告别盘锦到北京定居，我不止一次问先生：“想当年你从北京回来，有大连、沈阳、鞍山等很多地方可选择，为什么单选择了盘锦？”他想了想脱口而出“也许是缘份吧！”我不迷信，却相信“缘份”。我想：如果当年先生不选择盘锦，我还会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吗？在人生的这根链条上，我将是另一种命运，也许很好，也许很糟，但不管如何，绝不是现在。人生没有“如果”，过去已变永恒，未来不得而知，只有“现在”。面对现在，如人生可以回溯，再一次由我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盘锦的。

今年北京的夏天奇热，梅雨连绵，当我伴着窗外密密匝匝的雨丝敲打着青翠欲滴的梧桐叶声，在桔黄色的台灯下写这篇思绪万千的文字时，不禁又生出绵绵的乡思，乡恋。虽居北京，与盘锦隔山隔水，但经常有盘锦的朋友来，经常有盘锦的信来，还能定期看到《香稻诗报》……盘锦没有忘记我这个他乡女儿；当然我也绝不会忘记盘锦的父老乡亲的。

（载《香稻诗报》1994年10期）

感觉青春

一种空寂的感觉突然占据了心田，尽管窗外仍有满墙碧绿的爬山虎，满地随风摇曳的小花，还有唱着婉转歌儿的小鸟……但那个，那个有着甜甜的笑脸，急着驾驶红帆船漫游的小女孩或小男孩，却与之渐渐疏远了。那童年的梦——绿色的雨丝、亭亭的睡莲，已确实实是雨丝、睡莲了。闪烁在眼前的那些梦幻的色彩，不知不觉地逝去，逝去！

人的成长，是心智的丰满和充实的过程。悟性，像人体的经络，隐含着敏感。只有无穷的追索和探寻，才能感知那依然平淡的不平淡；依然寂静的不寂静；依然如故的不如故；依然简单的不简单……草的绿，风的轻，小溪的流淌，鸟儿的叽喳……连小蜜蜂的鼾声都有了一种新的含意。

最微妙的是，花有不同的红，草有异样的绿。大千世界里，是牡丹就会雍荣华贵，是水仙一定冰肌玉骨，是丁香准能芬芳四溢……第一次感到了——这，未必。大有大的宏伟，小有小的玲珑；水能浮舟也能沉舟。做不了紫罗兰可以做玫瑰，都不成还可做蔷薇，即使做了狗尾巴草也没必要弓腰曲背。人各有志，也各有各的位置。

还不知道这是在成长，在长大，所以无意中多了一缕淡淡的

哀愁。目光不再纯洁，融进了忧郁；笑脸不再天真，融进了沉思……常常要有些莫名其妙、无病呻吟、多愁善感的东西缠绕自己。好玄妙，这种感觉，就像那盛夏的雨，当雨过天晴，阳光将红晕永远抹到那青果上的时候，才能顿悟：夏季并不空寂，因为有那么多丰腴的充实。

（载《语数外》1991年8期）